

“真挚热烈悲凉”的声音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成为鲁迅“最注意”的对象了。

对于后者，我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证据。根据鲁迅的二弟周作人1905年3月的日记，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从日本寄回国内的书籍中，有一本《朝鲜名家诗集》，其中收韩国16世纪到1894年前后的诗歌1056首，周作人也连续两天阅读该书。这也可以证明鲁迅早年对韩国的关注。

（三）许广平：《两地书·六五》：“昨日（廿六）为援助韩国独立团及万县惨案，我校放假一日，到中大去开会”^[15]

1926年6月10日，朝鲜国王李环的葬礼举行之际，爱国群众在汉城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后发展为全国性的运动。这就是韩国“六一〇独立运动”。当时中国人民对于韩国的独立运动是热情支持的，许广平参加了支持韩国独立团活动的大会，并告诉了鲁迅。鲁迅虽然没有回应，但是这并不表示鲁迅不关心韩国。因为当时正有别的事要谈，所以没有回应。但是后来在中山大学讨论涉及韩国学生的时候，鲁迅是明显支持他们的。我们将在下文谈及。

（四）1927年2月鲁迅在香港演讲《无声的中国》说：“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那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16]

在这里，鲁迅认为在当时世界上，朝鲜与埃及、越南、印度初泰戈尔以外，没能发出自己民族的声音，或者说，世界听不到朝鲜的声音。这首先说明，鲁迅并没有忽略朝鲜，他应该是在观察了朝鲜的状况之后提出的看法。也许有人认为朝鲜民族一直在发出自己的反抗之声，是否不为鲁迅所关注？但至少，鲁迅认为他们的声音没有在世界上引起注意。人们听

不到，所以他说“可听到安南（越南）朝鲜的声音？”实际上，鲁迅不是否定朝鲜民族对侵略的抗争之声，而是说他们的民族抗争声音没有被世界的人们所听到。这里面，既包含了对他们的同情，也包含了对他们声音不强的失望，还包含了对他们的期望，正如鲁迅当时对中国民族的感受一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这篇演讲的主旨，正是呼吁人们起来反抗，发出自己民族抗争的声音。在这里，鲁迅对朝鲜民族的评价、期望，是与对中国的评价、期望是一致的。所以题目叫《无声的中国》，中国正与朝鲜处于同样的被侵略、被奴役的境地。但中国的声音却不够大。在这里，鲁迅把中国与朝鲜视作同样遭遇民族压迫命运的国家，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期望。

（五）1927年7月鲁迅在《〈游仙窟〉序言》中说：“《唐书》虽称其文下笔立成，大行一时，后进莫不传记，日本新罗使至，必出金宝购之，而又誉为浮艳少理致，论著亦率诋诮芜秽。”^[17]这里鲁迅提到“新罗”是韩国东南部的一个古代小国国名，这个国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出现很多。鲁迅这里是说《游仙窟》的作者张鷟文章写得快，名气很大，当时日本和新罗等国的来使，都会出重金搜购，但又评价不高。

（六）1930年2月在《〈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中说：“他无法可想，然而反对无法中之法，然而仍然同食无法中之法所得的果子——朝鲜人的猪肉——为什么呢，因为他饿着！”^[18]这里提到“朝鲜人的猪肉”，是《毁灭》第二部第三章中，说主人公美谛克所在的莱奋生部队在冬天的战场上严重缺乏食物的情况下，强行把当地高丽人赖以过冬的猪宰了，让150名饥饿的战士吃。小知识分子出身的美谛克虽然看不惯，内心很挣扎，但还是不得不吃那些猪肉。

（七）1931年10月在《“民族主义文